

簡宛

訪康大東亞圖書館

六月，康奈爾大學正愜息在沉靜裏。畢業典禮剛過，學期也已結束，而暑期班尚未開始，一向熱鬧活躍的校園，頓時靜寂下來。我把車子停在山脚下，慢慢的走上斜坡的臺階，寧靜中，藍天顯得格外藍，綠地也更柔美，若不是與鄭保羅先生約好了十點半去訪問他，我大概會沉醉在這一片靜謐裏，而忘了世俗塵土。

鄭保羅先生是康奈爾大學東亞圖書館的負責人，主管購書、藏書以及參考服務，由於康大中文藏書，在全美國位居前五名，中文藏書高達十九萬冊以上，主持這樣一個圖書館，若不是博學多識，學有專精的人是無法勝任的。很高興鄭先生在百忙中，答應了我訪問他的要求，使我們對康大，以及美國其他東亞圖書館有機會多做認識及了解，若能因此而促進了臺灣出版界與美國東亞圖書館間的溝通，則這個訪問的意義就更深遠而富有價值了。

康大東亞圖書館取名「華氏文庫」(WASON COLLECTION)，位於康大研究院圖

書館的一部分，創立於一九一八年，爲康大校友華氏所捐贈，故名「華氏文庫」。華氏本人專習工程，生前酷愛中國，所收集之書籍以有關中國之社會、文化、哲學、歷史爲主，並有以西文等各種文字描述有關中國的文史哲等之書籍，故今日康大中文書籍中，約有三萬冊是以西文等著述的有關中國之資料，爲全世界對中國文化有興趣而不諳中文的學者研究的中心。

華氏文庫除了中文藏書之外，尚有日本、泰國、緬甸、寮國等東南亞各國書籍的收集，當然以中文爲主。除了明、清以來之書籍外，雜誌的收集也很齊全，其中並有許多已絕版或珍藏的珍本，像永樂大典即是稀世之寶。

我抵達時正好十點半，鄭先生正忙着處理公務，看到我來，趕忙放下工作，他親切和善的態度，使我們的談話在輕鬆和諧的氣氛中進行，我們由武俠小說談到古本的重印，由中文的圖書，談到海外華人的心懷，下面是我整理出來的談話大綱。

一 美國五大圖書館（中文藏書爲主）之簡介

美國的中文藏書以哈佛燕京社位居第一，藏書約有三十三萬冊之巨，其次是普林斯頓大學，有二十一萬冊，芝加哥大學有二十萬冊，哥倫比亞大學有十九萬六千冊，康奈爾大學有十九萬五千冊，位居第五名。其他如加州大學、耶魯大學、密西根大學以及胡佛研究中心也有很豐富的中文藏書。

藏書大多以文史哲社會科學爲主，康大更有表演藝術、戲劇曲調之收集，使對亞洲問題有興趣之學者，得到許多可貴的史料。

二 東亞圖書館的經費來源如何？有何困難？



東亞圖書館的經費本來有福特基金，但近年來裁減，現在只有梅林基金的補助，以及各學校撥出的經費。康大目前每年約有五萬美元的經費，可以購書，比起一般的圖書館，窮得連一分報紙也訂不起的窘況，已經幸運多了。

談到困難當然經費的緊縮使購書、選書的範圍也為之縮小，但是好書的難找及古書的無人重印，却也是頗令人費神的事，一般的出版商大多以牟利為旨，比較有學術價值的書，若銷路不會看好，就乏人出版，圖書館因而買到的都是軟性的消遣書籍，而缺少巨著。有價值的古本書，像易經，清朝文集等，若沒有相當的訂戶，出版商就拒絕重印，使缺少此類書籍的圖書館，永遠買不到書，研究工作也就難以進行了。

因此我們談到了臺灣的出版界。

三 對臺灣出版界的建議，應如何提供服務以配合海外圖書館的需要？

對於這點，鄭先生有非常可貴的意見，由於臺灣的出版消息太慢，介紹新書的說明又嫌簡略，使購書工作，難以進行，目前海外中文圖書館的目錄，大多來自IRICK的中文資料中心（在加州），但也僅一月一次消息，不若日本方面，每週兩次的報導那麼詳細。在這裏鄭先生特別讚揚「書評書目」所做的工作，像每月新書簡介，作家話像，第三隻眼，以及書目之整理，使海外購書方便不少，但仍有需要加強之點，如：

一、新書的內容介紹不够詳細，如屬於社會、文學、或哲學，少有註明，適合何種讀者的也少區分。

二、作家的介紹，應多列全部著作，以便收集時不會有遺失。他更希望「書評書目」能建立對海外服務的制度，建立有系統的外銷書商，以國內熟識書市場及書內容的行家，為國

外的中文圖書館按時選書、寄書，不僅可促進中文書籍的外流，也可以為中文書打開市場。目前美國之東亞圖書館近百，需書量極高，國內若能了解海外所需，定時提供消息，採購等服務，一定可幫助海外中文藏書的加強。

另外鄭先生也提出了幾點意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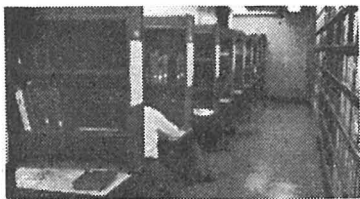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叢書不能分買，使國外圖書館失去收集的機會。因為有些叢書國外不需要全套，若能分套買，則能避免重複，省時省錢，希望國外能享受到和國內一樣有分套購買之自由。

二、非賣品買不到——像許多機關出版叢書，無法買到，必須託人求情，才能得手，實在費事。如嘉新水泥叢書等，即不易購得，亦希望能改善。

三、重印書籍缺乏系統，書名亦有更改，以致有不知內情而重購之事發生，希望出版商能為重印有學術價值之著作，做有系統之介紹，如五四以來的資料，中央圖書館收藏之史料，皆有重印之價值。

四 海外華人日眾，中文圖書館是否有負起提供服務的責任？

有責任。鄭先生毫不猶豫的 answered 我這一問題。但是，事實上，目前的中文圖書館却非人人能入，他頗以此為憾。像哥大、哈佛，皆有嚴厲規定，非有學生證者，不得入中文書庫。康大得借書證雖不難，但入中文書館亦得出示證明，這乃緣由於中文書籍很易遺失，使有些學校當局不得不採取如此下策，因此，事實上，中文圖書館變成了研究學者及學生專用，雖然研究的工作是神聖的，但是研究的人畢竟有限，讀者若能自愛，中文圖書館大可開放。書，要翻閱才有價值。在康大，幸好由於書籍的遺失不多，所以大多數的華人，不僅學生，都可利用「華氏文庫」，這是鄭先生引以為傲的。就以中文報紙、雜誌為例，每天閱讀的人



就不計其數，中文圖書館若都能負起這個責任，提供海外精神食糧的供給，相信在文化的傳播上必大有收穫。

五 海外中文圖書館需要那些書？每年購書量多少？

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，也是國內的出版商都知道的消息，據鄭先生說，海外中文圖書館以人文科學的書籍，如歷史、社會、文學、藝術、傳記等，皆在購買的範圍。像大陸文化大革命後，出版了那些純科技的書籍，就無法讓人接受，當然購書率也就大為減少。

康去年的購書約在九千冊，今年減少了近一半，只有五千冊，另有雜誌期刊五百多種，因此「華氏文庫」仍是不斷在擴展着，加上其他有關東南亞的書籍文獻，它將成為有心研究亞洲及中國文史的最佳文庫。

時間已近中午，談話在愉快中進行，不知不覺已過了一個多鐘頭，我只好起身告辭，並謝謝鄭保羅先生的熱誠，帶我參觀了書庫，及古冊珍本的藏書（另鎖在一個小房間裏），我並將隨身帶去的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」及剛收到的兒童文學得獎作品，請鄭先生參考，他覺得這是一件最有意義的工作，相信必受海內外讀者所歡迎。

走出圖書館，正午的陽光正放肆的洒滿了各處，初夏的風，頑皮的舞弄着樹葉，我抬頭看到鐘樓的尖端，浴在日光裏，長春藤爬滿了古老的磚牆，一份滿足而踏實的感覺又在我心中滋長。每當我走出圖書館，這種熟悉的感覺就會叩訪，只因爲那古老的書香，常常牽引我走入人生的另一種境界。